



XIAO AO FENG CHEN

林语堂散文全集

LINYUTANGSANWENQUANJI

笑傲风尘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

林语堂散文全集

笑傲风尘



“两脚踏东西文化，一心评宇宙文章。”

——林语堂

LINYUTANGSANWENQUANJI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林雨堂散文全集 - 笑傲风尘/林雨堂著. - 贵州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01.5

ISBN 7-260-05566-2

I. 林… II. 林… III.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9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0399 号

笑傲风尘

林雨堂 著

出版: 贵州人民出版社
印刷: 贵州新华印刷厂
开本: 880×1230 毫米 1/32
字数: 417 千字
印张: 15.5
版次: 2001 年 6 月第 1 版
印次: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260-05566-2/I·851
定价: 25.00 元



序言

林语堂 1895 年出生于福建龙溪,1976 年病逝于香港。本世纪初,他上过当时全国最著名的英文大学——上海圣约翰大学,后来又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,留学德国获莱比锡大学语言学 and 哲学博士学位。30 年代后,侨居美国近半个世纪,著述甚丰,多用英文写就。他曾为自己拟对联曰:“两脚踏东西文化,一心评宇宙文章。”既是其生平的自供状,也是其作品的大特色。这在本文集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。

由于各自的复杂原因,东西两个半球形成了大相径庭的特质。林语堂没有像崇洋派那样,大唱月亮还是西方的圆,也没有像国粹派那样,固步自封,夜郎自大。他认为,东方人、西方人从整体上看,都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,谁也不可能完美无缺,谁也并非一无是处,都应该在人类相互交流过程中逐步完善自己。例如,“中国从英国学一点男子的气魄总是好的,英国从中国多学些适度、对生活的圆满理解以及生活的艺术,也是有价值的。”(《英国人与中国人》)物质高度发达的美国,会否滋生文明病?林语堂用形象含蓄地作了肯定的解答:“我钦佩美国人对老式家具和旧式地毯的雅兴,却对他们家里用铬金属家具代替了木制品很觉惋惜,铬金属家具对于家庭太过寒冷,对于灵魂太过坚硬。我感到,淡金发女人、拥有铬金属家具的家庭和锡皮罐头的灵魂这三者之间是很相似的。”(《我爱美国的什么》)林语堂根在中国,最后叶落归根,他撰文议事的立足点也牢固地扎在中国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,他写出



了《中国的前途》、《观念比炸弹更可怕》等“金刚怒目”式的檄文，声讨敌寇和忧患国难的民族情怀，力透纸背，撼人心魄。《父子话友情》的小品剧，则用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”的传统批判方式，让日本外交官装成友善的面孔出场，通过其儿子天真、率直的问候，将日本侵略者的假面具撕得粉碎。

英文“humers”译为中文“幽默”，始于林语堂，他本人就是位身体力行、享誉海内外的幽默大师。他的讽刺，对外国杀人狂是无情揭露，对中国劣根性是深入批判，对国民弱点是善意批评。满清遗老的墨守成规，当代官吏的骄横跋扈，都成了他笔当利箭的靶子（《遗老不能走》）。他规劝性的幽默范围更广：话不投机的无止境寒暄，使人难堪得收不了场（《冬季之晨杀人记》）；多读书，读死书，食古不化，窒息思路（《印刷术诞生五百年》）；文学是清遣，但不应仅仅是清楚，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的宣传才是文学的看法同样是错（《米老鼠》）……林语堂的爱，在本书中篇幅不算很多，但涉笔成趣，议论风生。他认为把书分类是一种科学，不分类则是一种艺术，因而主张私人藏书不应分类（《我的图书室》）。男人争权夺利，你死我活，比较而言，女人清爽纯净，林语堂便“喜欢同女人谈话”，继而试问“女人应该统治世界吗”？“中国姑娘怎样爱美”？甚至“为卖淫者辩。”

“男士的演说应当像女士的裙子，越短越好。”林语堂这本唯一用英文写的随笔集，各篇中也实践了他的这句戏谑语。正因为短而好，“With Love And Irony”1940年在美国纽约刚问世（本书根据这个版本译成），次年中国上海就同时出版了两种汉译单行本：国华出版社的译本《讽颂集》和国风书店选择该书的《语堂佳作选》，可见当时何等风行。今不揣学识谫陋，拙计和盘托出，意欲尽力为林氏此书在华文世界还块完璧。

编者

2001年5月



目 录

- ◎ 发现自己：庄子 (1)
- ◎ 情、智、勇：孟子 (5)
- ◎ 玩世、愚钝、潜隐：老子 (12)
- ◎ 中庸的哲学：子思 (18)
- ◎ 人生的爱好者：陶渊明 (22)
- ◎ 以放浪者为理想人 (27)
- ◎ 悠闲生活的崇尚 (30)
- ◎ 中国人对于悠闲的理论 (34)
- ◎ 与尘世结不解缘 (37)
- ◎ 人生像一首诗 (39)
- ◎ 论不免一死 (41)
- ◎ 论梦想 (46)
- ◎ 论解嘲 (51)
- ◎ 论幽默 (53)
- ◎ 论伟大 (66)
- ◎ 论读书 (69)
- ◎ 论性的吸引力 (77)
- ◎ 论政治病 (83)
- ◎ 论东西文化的幽默 (86)
- ◎ 论幽默感 (92)
- ◎ 做文与做人 (98)
- ◎ 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 (107)



- ◎ 一团矛盾 (112)
- ◎ 论年老——人生自然的节奏 (117)
- ◎ 快乐的问题 (120)
- ◎ 心灵欢乐吗? (124)
- ◎ 看电影流泪 (129)
- ◎ 茶和交友 (132)
- ◎ 酒令 (139)
- ◎ 食品和药物 (146)
- ◎ 安卧眠床 (154)
- ◎ 坐在椅中 (158)
- ◎ 论树与石 (162)
- ◎ 论花与花的布置 (171)
- ◎ 论游览 (175)
- ◎ 房屋和内部布置 (180)
- ◎ 乔迁 (187)
- ◎ 记纽约钓鱼 (190)
- ◎ 读书与看书 (193)
- ◎ 读书的艺术 (195)
- ◎ 写作的艺术 (203)
- ◎ 我的图书室 (212)
- ◎ 谈话的艺术 (216)
- ◎ 读书与风趣 (224)
- ◎ 文章无法 (226)
- ◎ 中国的国民性 (228)
- ◎ 中国人之聪明 (234)
- ◎ 中国文化之精神 (237)
- ◎ 中国人之德性 (247)
- ◎ 中国的前途 (275)
- ◎ 脸与法治 (281)



- ◎ 说纽约的饮食起居..... (283)
- ◎ 家庭和婚姻..... (286)
- ◎ 理想中的女性..... (292)
- ◎ 谈中西文化..... (296)
- ◎ 美国人..... (303)
- ◎ 我爱美国的什么..... (308)
- ◎ 英国人与中国人..... (313)
- ◎ 中国人与日本人..... (322)
- ◎ 父子话友情..... (328)
- ◎ “无折我树杞!”..... (332)
- ◎ 北京颂..... (338)
- ◎ 上海颂..... (344)
- ◎ 我所欲..... (347)
- ◎ 我不为..... (350)
- ◎ 米老鼠..... (353)
- ◎ 买鸟..... (356)
- ◎ 素食者自画像..... (361)
- ◎ 裸体的好处..... (364)
- ◎ 旧历新年的诱惑力..... (368)
- ◎ 童仆阿芳..... (372)
- ◎ 信念..... (375)
- ◎ 中国有臭虫吗?..... (378)
- ◎ 讣告..... (381)
- ◎ 皖南行..... (384)
- ◎ 春风又绿我家园..... (387)
- ◎ 言论自由..... (391)
- ◎ 磕头——中国古代的健美体操..... (394)
- ◎ 孔子在雨中歌唱..... (397)
- ◎ 乔治国王的祈祷..... (400)



- ◎ 苦力的神话 (403)
- ◎ 行乞的诀窍 (406)
- ◎ 搭车记 (409)
- ◎ 月亮的危机 (414)
- ◎ 悼狗肉将军 (417)
- ◎ 遗老不能走 (420)
- ◎ 我喜欢同女人谈话 (424)
- ◎ 女人应该统治世界吗? (427)
- ◎ 中国姑娘怎样爱美 (429)
- ◎ 为卖淫者辩 (433)
- ◎ 汉语中关于性的比喻 (436)
- ◎ 杭州的和尚 (438)
- ◎ 天目山的和尚 (442)
- ◎ 与萧伯纳一席谈 (445)
- ◎ 夏令读物 (449)
- ◎ 印刷术诞生五百年 (453)
- ◎ 基本英语与洋泾滨英语 (457)
- ◎ 还债的驴子 (467)
- ◎ 观念比炸弹更可怕 (471)
- ◎ 冬至之晨杀人记 (477)
- ◎ 大自然的享受 (481)
- ◎ 我的戒烟 (486)
- (18E) 告什 ◎
- (28E) 行南湖 ◎
- (38E) 同案共案又风春 ◎
- (10E) 由自尔言 ◎
- (40E) 舞有美舞能升古因中——火舞 ◎
- (50E) 厚耀中雨吾干此 ◎
- (00E) 黄得能王固能我 ◎



□ 发现自己：庄子

在现代生活中，哲学家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受人尊崇，同时也最不受人注意的家伙。如果这么一个家伙真的存在的话，“哲学家”已经仅仅变成一个社交上恭维人家的名词了。任何一个莫名其妙、深奥不易了解的人都被称为“哲学家”。任何一个不关心目前状况的人也被称为“哲学家”。然而，后者这种意义中却含着相当的真理。当莎士比亚在《皆大欢喜》一剧里使丑角达士东说“牧羊人，你也懂得一点哲学吧”时，他是用后者这种意义的。由这种意义说来，哲学不过是对事物或一般人生的一种普通而粗浅的观念而已，这种观念每一个人多少都有一些。一个人如果不愿承认现实的全貌的表面价值，或如果不愿相信报纸上所刊载的每一句话，他多少是一个哲学家。他是一个不愿被欺骗的人。

哲学始终含着一种如梦初醒的意味。哲学家观察人生，像艺术家观察风景一样——是隔着一层薄纱或一层烟雾的。生硬的现实的琐事已经软化了一些，使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意义。至少中国艺术家或哲学家是这样想的。所以，哲学家是和那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完全相反；彻底现实主义者被俗务所缠，碌碌终日，相信他的成功和失败，赢利和损失是绝对的，真实的。这么一种人是没有救药的，因为他连一些怀疑的念头也没有，因为他根本是空洞无物的。孔子曰：“不日如之何，如之何者，吾未如之何也已矣！”——在孔子少数的有意的谐语之中，这是我所发现的一句。

我打算在这一章中介绍中国哲学对于生活的一些观念。这些



哲学家的意见越是参差，便也越是一致——他们都认为人类必须有智慧和勇气，才能够过着幸福的生活。孟子那种比较积极的观念和老子那种比较圆滑的和平观念，调和起来而成为中庸的哲学，这种中庸的哲学可说是一般中国人的宗教。动和静的冲突结果产生了一种妥洽的见解，对于一个很不完美的地上天堂感到满足。这种观念造成了一个智慧而愉快的人生哲学，终于在陶渊明——据我看来，他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与最和谐的性格——的生活上形成的一种典型。

一切中国的哲学家在不知不觉中认为惟一重要的问题是：我们要怎样享受人生？谁最会享受人生？我们不追求十全十美的理想，我们不寻找那些得不到的东西。我们不要求知道那些不得而知的东西；我们只认识不完美的，会死的人类的本性：在这种观念之下，我们要怎样调整我们的人生，使我们可以和平地工作着，旷达地忍耐着，幸福地生活着呢？

我们是谁呢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几乎是无法答复的。可是我们都承认在我们日常活动中那么忙碌的自我，并不完全是真正的自我。我们相信我们在生活的追求中已经失掉了一些东西。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在一片田野里跑来跑去地寻找东西时，智者可以弄出一个难题给一切旁观者去解答：那个人失掉了什么东西呢？有的猜一只表；有的猜一枚钻石胸针；其他的人则作其他的猜测。智者委实也不知道那个人在寻找什么东西。可是当大家都猜不中的时候，他会对大家说：“我告诉你们吧。他失掉了一些气息了。”(lost some breath——即“上气不接下气”之意)没有人会否认他的话是对的。所以我们在生活的追求中常常忘掉了真正的自我，像庄子在一个美妙的譬喻里所讲的那只鸟那样，为了要捕捉一只螳螂而忘掉自身的危险，而那只螳螂又为了要捕捉一只蝉而忘掉自身的危险：



庄周游于雕陵之樊，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，翼广六尺，目大运寸，感周之颡，而集于栗林。

庄周曰：“此何鸟哉，翼殷不逝，目大不睹？”

蹇裳躩步，执弹而留之，睹一蝉，方得美荫而忘其身。螳螂执翳而捕之，见得而忘其形；异鹊从而利之，见利而忘其真。

庄周怵然曰：“噫！物固相累。二类相召也！”

捐弹而反走，虞人逐而诃之。

庄周反入，三月不庭。蔺且从而问之：“夫子何为顷间甚不庭乎？”

庄周曰：“吾守形而忘身。观于浊水，而迷于清渊。且吾闻诸夫子曰：‘入其俗，从其令。’今吾游于雕陵而忘吾身。异鹊感吾颡，游于栗林而忘真，栗林虞人以吾为戮，吾所以不庭也。”

庄子是老子的得意门生，正如孟子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一样，两人的生卒年月和他们的老师隔离差不多一百年。庄子和孟子同时，老子大约和孔子同时。可是孟子和庄子一样认为我们已经失掉了一些东西，哲学家的任务是去发现并取回已经失掉了的东西——据孟子的见解，这里所失掉的便是“赤子之心”。这位哲学家说：“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”孟子认为文明的人为的生活，对于人类天生的赤子之心的影响，有如山上的树木被斧斤伐去一样：

牛山之木尝美矣，以其郊于大国也，斧斤伐之，可以为美乎？是其日夜之所息，雨露之所润，非无萌蘖之生焉，牛羊又从而牧之，是以若彼濯濯也。人见其濯濯也，以为未尝有材焉，此岂山之性也哉？虽存乎人者，岂无仁



义之心哉？其所以放其良心者，亦犹斧斤之于木也；旦旦而伐之，可以为美乎？其日夜之所息，平旦之气，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，则其旦昼之所为，有牾亡之矣。牾之反复，则其夜气不足以存；夜气不足以存，则其违禽兽不远矣。人见其禽兽也，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，是岂人之情也哉？

“且吾昧美二，第昧固昧，‘美’，曰然特固五
 之新西数入鬼，或又西特群
 取成附于夫”：五回西是且黄，真不具三，入交微五
 “可乎到不甚同
 惟前于数西，本意于原，事或西附中者”，曰做五
 云所刻想十假合个，今其从，已其，”：附于天雷附其且
 成吾以入鬼特等，真或的以于干极，附再恐附再，卷五
 “也到以以附吾，附

西，附一，”：愿附由于且数于盖取五，至附愿附由于法数于五
 同于念附于五，”：附百一，卷于至高附附法，即附附附民平不主附人
 夫数日附数成附附一于五附于盖取五，”：附同于附附附附附附附
 西附附于附附附回附附附附去且数附附附附附附，西附附一，下附
 附附附附附附，”：附于于”：附附附附附附附附，附附附于盖取五——
 ，附附附附人附附附附附附”，附附附于于附其夫不，附人大”：附
 一去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土山附附，附附附附于于附附附附附附人于附
 ；附

以下，”：附附附，附附附于附附附，附附附附附附山中
 附附附附附附，附附附附附附，附附附附附附日其数”：附附附
 ，附附附附附附。附附附附附附附附，附附附附附附附附，附
 附附附，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，附附附附附附附附附



情、智、勇：孟子

一个热诚的、优游自在的、无恐惧的人，是最能够享受人生的理想性格。孟子以“智、仁、勇”为他的“大人”的三种“成熟的美德”。我想把“仁”字改为“情”字，而视“情、智、勇”为大人物的特质。我们在英语中幸亏找得到“passion”这个字，其用法跟华语中的“情”字差不多一样。这两个字开始都含着“情欲”这种狭义，可是都有更广大的意义。张潮曰：“多情者必好色，而好色者未必尽属多情。”又曰：“情之一字，所以维持世界，才之一字，所以粉饰乾坤。”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情，我们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人生的出发点。情是人生的灵魂，星辰的光辉，音乐和诗歌中的韵律，花中的欢乐，禽鸟的羽毛，女人的美艳，学问的生命。谈到没有情的灵魂，正如谈到没有表情的音乐一样地不可能。这种东西给我们内心的温暖和丰富的活力，使我们能够快快乐乐地面对着人生。

我把中国作家笔下的“情”字译为“passion”，也许错了，我应该用“sentiment”一字（代表一种较温柔的情感，较无暴风雨般的热情那种骚动的性质）去译它吗？也许“情”这一字有早期浪漫主义者所谓“sensitivity”的意义，是一个有温情的、大度的、艺术化的人所具有的质素。除爱默生、爱弥尔、朱伯尔和伏尔泰之外，西洋哲学家对于热情很少说过一句好话，这是可怪的事。也许我们仅是用词不同而已，我们所指的是同样的东西。可是如果“热情”（passion）和“情感”（sentiment）意义不同，而专指一种暴躁的骚乱的情感而言，那么中国语文里便找不到一个字可以代表它，而我们



只好依然用“情”这个字了。这是种族脾性不同的表征吗？这是中国民族缺乏那种侵蚀灵魂、造成西洋文学中悲剧材料的伟大热情的表征吗？这是中国文学中没有产生希腊意义上的悲剧的原因吗？这是中国悲剧角色在危急的时候饮泣吞声，让他们的情人给仇敌带去，或如楚霸王那样，先杀死情人，然后自刎的原因吗？这种结局是不会使西洋的观众感到满意的，可是中国人的生活是这样，中国文学自然也是这样的了。一个人和命运挣扎，放弃了斗争，在事过境迁之后，悲剧才在回忆、徒然的后悔和渴望的洪流中产生出来。正如唐明皇的悲剧那样，到他下令使他的爱妃自杀，以满足叛军的要求之后，便成天在梦境里思念她。这种悲剧的情感是在那出中国戏剧的故事结束之后，才在一个悲哀的巨流中表现出来的。当他在流放生活中旅行的时候，他在雨中听见铃声隔山相应，因而做了那首《雨霖铃曲》以纪念她；他所看见或们触到的东西，一条余香未散尽的小领巾，或她的一个老婢，都使他想起他的爱妃，在这戏剧结束的时候，他正在仙境和一些道上寻觅她的神魂。这里便是一种浪漫的敏感性，如果我们不可以把这种情感当做热情的话。这可说是一种圆熟的，温和的热情。所以，中国哲学家有一种特点，就是他们虽然贬视人类的“情欲”（即“七情”的意思），却不贬视热情或情感本身，反而使之成为正常人类生活的基础，因此他们甚至于视“人伦以夫妇之情为本”。

热情或情感这种东西是我们所固有的，正如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父母一样，我们天生有一种冷静或热烈的天性：这不幸是事实。在另一方面，没有一个小孩是天生就有真正的冷淡的心的；当我们渐渐失掉那种少年之心时，我们才渐渐失掉我们内在的热度。在我们成人生活的某一时期中，我们多情的天性是被一种不仁的环境所杀戮、抑制、挫折、或剥削。最大的原因是由于我们不曾注意使这种天性继续生长下去，或由于我们不曾完全摆脱了这种环境。我们在获取“世界经验”的过程中，对于我们的天性曾实行多



次的摧残,我们学会硬起心肠来,学会做虚伪矫饰的行为,学会做残酷无情的人。这么一来,当一个人夸说他得到了更多的尘世经验时,他的神经也变得更不敏锐,更加麻木迟钝——尤其是在政界和商界。结果,世界产生了一个伟大的“进取者”(gogetter),把人家排挤在一边,而自己爬到最高的地方去;世界产生了一个意志刚强、心志坚定的人,至于感情——他所称为愚笨的理想主义或多情的东西——其最后的一些灰烬也已经渐渐在他的胸怀中熄灭了。这种人我是看不起的。硬心无情的人在世界上真是太多了。如果国家要实行消灭不适于生存者的生殖机能的话,这种政策施行起来,第一步应该先对付那些无道德感觉的人,艺术观念陈腐的人,心肠如铁石的人,残酷的成功者,意志坚决的无情者,以及一切失掉生之嬉乐的人,把他们的生殖机能消灭——而不必先把疯狂者和癆肺病人的生殖机能消灭。因为在我看来,一个有热情有情感的人也许会做出许多愚蠢和鲁莽的事情,可是一个无热情无情感的人却是一个笑话和一幅讽刺画了。他和都德的莎福(Sappho)比较起来,倒是一条虫,一架机器,一架自动机,尘世上的一个污点。有许多妓女所过的生活比成功的商人更崇高。如果莎福犯罪,那有什么可怪呢?因为她虽然犯罪,她同时也是有爱心的,对于那些会表示深爱的人,我们是应该给予很大的宽恕的。无论如何,她由一个冷酷的商业环境里走出来的时候,是比我们周遭许多百万富翁更有青春热烈的心情的。崇拜玛丽·玛黛玲(Mary Magdalene)是对的。热情和情感免不了会使我们做错事,因而得到应得的惩罚,然而有许多宽容的母亲因为纵容子女,常常让她们的爱战胜她们的判断,可是我们觉得她们到老年的时候,一定会觉得她们和家人曾过着幸福的生活,比许多苛刻严峻的人所过的家庭生活更幸福。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一个故事;他说有一个七十八岁的老妇人对他说道:“回顾我过去七十八年的生活,我每想到我做错事的时候,还是觉得快乐的;可是当我想到我做蠢事的时候,我甚至到今天还



是不能饶恕自己。”可是人生是严酷的，一个具有热烈的、慷慨的、多情的天性的人也许会轻易被比较聪明的同伴所欺骗。那些生性慷慨的人常常因为他们的慷慨而做错了事，常常因为对付仇敌太过宽大，对朋友太过信任，而做错了事。慷慨的人有时会感到幻灭而跑回家去，写出一首悲苦的诗。中国有许多诗人和学者就是这样的，例如喝茶大家张岱，为帮亲友的忙，很慷慨地把家产花完，可是结果却吃了他自己最亲密的亲戚朋友的亏。他为了这次的遭遇所写的十二首诗，是我所曾读过的最辛酸悲苦的诗。可是我疑心他到死还是那么慷慨大量的，甚至在他很穷困的时候（有许多次是差不多要饿死了的），也是如此。我相信这些悲哀的情绪不久便烟消雾散，而他还是十分快活的。

虽然如此，这种热烈慷慨的心性应该由一种哲学加以保障，以免受人生的环境所摧残。因为人生是最严酷的，热烈的心性是不足应付环境的，热情必须和智与勇结合起来。我觉得智与勇是同样的东西，因为勇是了解人生之后的产物，一个完全了解人生的人是始终勇敢的。无论如何，智如果不能生勇，便无价值。智制止了我们的愚蠢的野心，把我们由这个世界的时髦的骗子（humbug）——无论是思想上的骗子或人生的骗子——中解放出来，使我们得到勇气。

在我们这个尘世里，骗子真是多得很，可是中国佛教徒已经把许许多多的小骗子用两个大骗子归纳起来，这两个大骗子就是名和利。据说乾隆皇帝游江南的时候，有一次在山上眺望景色，看见许多帆船在中国海上行驶，往来如织。他便问他的大臣那几百只帆船上的人在干什么，他的大臣答道，他只看见两只船，一只叫“名”，一只叫“利”。许多有修养的人士能够避免利的诱惑，可是只有最伟大的人物才能够避免名的诱惑。有一次，一个僧人和他的弟子在谈论这两种俗虑的根源时说：“绝利易，绝名心难。隐士僧